

冰川天女傳

下

天山系斯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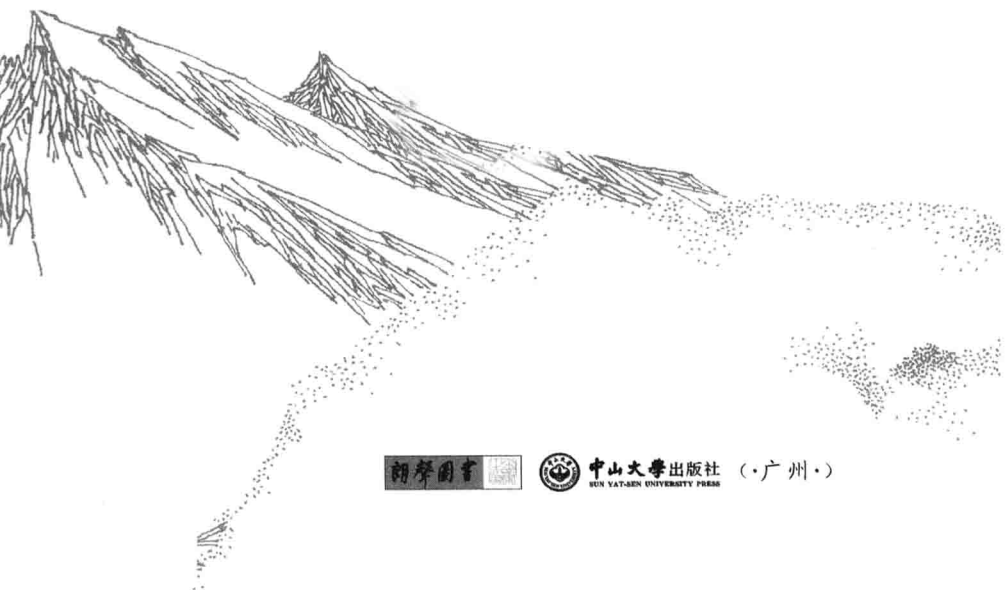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冰川天女傳

下

天山家所

梁羽生 著



朝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廣州·)
SH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川天女传 / 梁羽生著. —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7

(梁羽生精品集)

ISBN 978-7-306-04892-9

I. ①冰…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540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8号

朗声图书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打全国免费电话4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相应数码并按#键结束。
2. 扫描防伪标上的二维码,按提示输入相应数码。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寻觅芳踪 追查旧事	名山逢怪客 古寺遇良朋	357
第二十二回	空际香花 蓬莱异岛	玉人戏英侠 童子拜奇人	375
第二十三回	愤世奇行 狂歌骇俗	赢来疯丐号 惹得美人怜	393
第二十四回	羽士魔头 冰弹玉剑	群邪朝法会 天女上峨嵋	413
第二十五回	妄动无明 安排有道	玄功消一旦 衣钵得真传	429
第二十六回	知己难逢 深情谁遣	怜才惜疯丐 忆旧念佳人	449
第二十七回	云破月来 钟声梵呗	空劳魂梦绕 惊见剑光寒	465
第二十八回	舞影翩跹 风云动荡	飞刀杀仇敌 侠士护危城	487
第二十九回	塞外兴波 宫中对掌	奸徒困侠士 侠丐斗神僧	501
第三十回	块垒难平 狂歌当哭	伤心话故国 失意走天涯	519

第三十一回	短梦几时醒 音传海外 幽情谁可诉 人散荒原	537
第三十二回	一片天真 书童戏玉女 十分惶惑 怪客劫囚牢	555
第三十三回	缥缈异香 飞鸿天际远 踟蹰女侠 走马雪山遥	571
第三十四回	峭壁现侠踪 疑云阵阵 堡中来怪客 妖气重重	593
第三十五回	幽谷屯兵 战云迷塞外 军前露面 天女震番王	607
第三十六回	较技服三军 神弓无敌 振衣凌绝顶 滑雪奇能	623
第三十七回	剑影刀光 群英逞绝技 干戈玉帛 杀气化祥云	641
第三十八回	恩怨全消 卅年怀旧恨 死生度外 一醉解千愁	653
第三十九回	大雪寒风 高山消霸气 轻怜蜜爱 冰塔救佳人	673
第四十回	天女散花 珠峰劳怅望 冰川映月 云海寄遐思	699

第二十一回 寻觅芳踪 名山逢怪客 追查旧事 古寺遇良朋

唐经天大怒，喝道：“你让不让开？”金世遗哈哈大笑，站在路中，手舞足蹈，怪声叫道：“不害臊么？追人家的大姑娘！”唐经天反手一振，打出一支天山神芒，只见一道暗赤色的光华，如箭疾射。金世遗上次与唐经天交手时，曾领教过天山神芒的厉害，被他射中，运了七日的玄功，方才平复，这时早有防备，但见一箭飞来，他突然一个筋斗，倒翻出去三丈有余，举拐一迎，叮当一声，火花飞溅。那天山神芒的去势已被他消了一半，再经这么一挡，立刻斜飞出去，没入荆棘丛中。金世遗又一个筋斗，翻转身形，挺腰怪叫：“大姑娘已走得远啦！”

唐经天焦急之极，见天山神芒虽能把他迫退，但他仍然是拦住去路，只好硬冲，当下更不打话，飞身一掠，游龙剑抖起一道寒光，一招“穿云裂石”，同时刺金世遗喉头、胸口两处要害。金世遗拔出了铁剑，左拐右剑还了一招。两人功力悉敌，都给对方震得倒退三步。

唐经天剑走轻灵，左刺三剑，右刺三剑，使出天山剑式中的追风剑法，着着强攻，端的如水银泻地，逢隙即入。战到分际，唐经天觑着个破绽，游龙剑自左至右，突然划了一个圆圈，将金世遗的铁拐铁剑都圈在当中。只待圆圈一转，剑点立刻四处撒开，可以同时刺他上身的九处麻穴。金世遗怪叫道：“好厉害，你这浑小子为了一个大姑娘就不念我适才的救命之恩了么？”突然将右手的铁剑在左手的铁拐上一击，拐剑齐飞，自身也凭着这一震之势，飞出

圈外。

唐经天心中一凛，暗想道：适才黄石道人那最后一击，若非他与冰川天女的暗器及时打到，我必然给黄石道人打中，虽说我有软甲护身，即算受了掌力所伤，我也有天山雪莲调治，断断不至于丧命，但他们总算是有相救之恩。如此一想，他这一剑本来还有两个极厉害的后着，这时却自然收了，喝道：“好，你以前无缘无故地伤我，弄得我几乎送命；今日看在你出手的份上，这恩怨一笔勾销，你让开路，以后咱们还可做做朋友。”

金世遗向后一望，忽地又怪笑道：“谁和你做朋友，你这不要脸的小子，简直不懂江湖义气。”唐经天道：“什么？我不懂江湖义气？你这话是骂谁？这正该是骂你！”金世遗道：“是骂你！不点醒你，你不服气，我来问你，江湖上的义气是不是讲究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自己有了的更不应抢别人的，是也不是？”唐经天道：“不错，黑道上的朋友是讲究这一套。”金世遗道：“好，那你有了邹家的小姑娘，为什么又要桂家的大姑娘？纵然我和你不是朋友，桂家的大姑娘可是我的朋友哩。你有了一个还要追我的朋友，这算什么江湖义气？”唐经天乃正派弟子，万料不到他讲出这一番混账的话来。

唐经天气得说不出话，那金世遗兀是嘻嘻怪笑，道：“我说得对了吧？你这回可服气了？”唐经天大骂道：“胡说八道，你再乱嚼舌头，我就一剑把你剁了！”金世遗道：“只怕你剁不着！”唐经天大怒，游龙剑扬空一闪，又再出招，金世遗一面招架，一面时不时地向后面张望，看他这情形，敢情是要等到冰川天女走得远远之后，料唐经天再也追她不着之时，才肯罢手，不再纠缠。唐经天又急又气，但两人功力悉敌，唐经天在剑法上虽然稍稍占一点上风，要想摆脱他的纠缠，却是不能。这时唐经天一腔怒气，全都发泄在金世遗身上，想道：“原来是这厮挑拨的！”刚才对金世遗那一点怜惜之情已化为乌有，将最精妙的天山剑法，都施展出来，直如惊涛骇浪，撼山裂石。金世遗用铁拐封闭门户，用铁剑还攻，竟也如江心巨石，傲然兀立。双方各不相让，斗了一百多招，未分胜负，萧青峰夫妇与江南都已赶至，见这声势，比刚才斗黄石道人还更激

烈，都是暗暗心惊。

只听得唐经天叱咤一声，左手一勾，将金世遗的铁拐勾着，右脚飞起，游龙剑又分心直刺。他用了三记杀手绝招，全是拼命的招数，只道总有一招得手。不料忽听得金世遗一声怪笑，突然又是一个筋斗，倒翻竖地，“呸”的吐了一口浓痰，骂道：“为了一个妞妞儿拼命，值得么？好，见你这小子如此可怜，咱老子就让你过去。”他这一个倒翻，唐经天那一剑就刺了个空。唐经天再一脚踢去，又刚刚踢着竖在地上的铁拐。铁拐一飞，金世遗也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借着那铁拐一震之力，平地飞起，在半空中接了那根拐杖，落到六七丈外。金世遗向林中一跑，还自好整以暇的，回过头来，向唐经天裂嘴一笑。唐经天正想再发天山神芒，只见他身形掠起，跳上一棵大树，像猿猴般挨着枝头，纵跃如飞，没入林中，倏忽不见。

唐经天呆然凝立，金世遗那回头一笑，神态潇洒之极，唐经天心中一动，脑中浮起金世遗以前那副肮脏的颜容，与现在相比，简直如同两人，心道：原来他也是这般俊秀的少年，他苦苦纠缠冰川天女，这是为何？唐经天一向以为，世上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可配得上冰川天女，这时却不自禁的竟然有了醋意，有了醋意，即是在心底里承认这冒充麻风的怪物也算得是个厉害的对手了。又想起他适才逃避自己的两记杀手，那两次所显的身手，皆是怪异绝伦，凭自己对各家各派武功的熟悉，竟也瞧不出他半点家数，心中又不自禁地暗暗叹息，凭这少年的身手，确算得上是江湖上的后起之秀，却怎么行事怪僻得如此不近人情？

萧青峰夫妇与江南自后赶上，江南惊魂初定，又叽叽呱呱地叫道：“真险，真险！喂，唐相公，那少年是什么人？怎么他用暗器助你，却又拦阻你去追赶那个少女？”唐经天满怀心事，置之不答。江南又自作聪明地叫道：“那女子真美，我知道我们的公子欢喜一个神秘的藏族少女，那女子我见过，当时我以为世上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哈，如今见了这个女子才知道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哈，唐相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唐经天愕然道：“怎么？”江南道：“你一定是像我们的公子一样，一见了美貌的女子，就神迷意荡了。这不怪你，但人家到底是同来的呀，你就是有意思，也

该先请那个男的替你引见。说不定他们是一对兄妹，这还好，若是一对夫妇，那就怪不得他要打你了。”唐经天哭笑不得，他千辛万苦地攀登冰川，请得冰川天女下山，却想不到落到如斯结果，连江南也以为她和自己乃是初见面的陌生人。

萧青峰瞪了江南一眼，喝道：“不许多嘴！”江南嘀嘀咕咕，心中骂道：“刚走出险境，又摆起老师的架子来了。”但见萧青峰神色甚是认真，不敢多话，一赌气便走得也不起劲，自然落在后面。萧青峰上前小声说道：“唐相公休要烦恼，现在虽赶她不上，但到了冒老前辈那儿，一定可以见面。”唐经天如梦初醒，暗自笑道：“真的是我糊涂了，她既然来到此地，当然是要去找她的伯伯了。”但，想到还有半月之期，才能见面，而这半月她却与那“疯丐”同行，不禁心中隐隐作痛。其实，唐经天料错了，冰川天女并不是与金世遗一道，而是金世遗一路地跟踪她。金世遗知道她心绪不佳，还不敢过于接近她呢，这次在石林之中，乃是冰川天女先到，金世遗随后才到，见她出手，知道她尚未忘情于唐经天，心中亦暗暗着恼呢。

唐经天没精打采，一路前行，萧青峰是与唐经天同一时候上冰峰拜会冰川天女的人，知道其中因果，亦是郁郁不乐。正走路间，忽听得江南叫了一声：“哎哟！”萧青峰回过头来，问道：“作什么？”江南蹲在地上，捧着肚皮，道：“肚子痛！”萧青峰道：“刚才还好端端的，怎么忽然之间肚子痛？”萧青峰精于医理，替江南把脉，却无半点肚痛的病象，骂道：“小鬼头装神弄怪，咱们都有正经事儿，要赶路程，谁耐烦和你戏耍？”江南叫道：“谁和你开玩笑，我真的肚痛！”唐经天上前替他把脉，过了好一会子，面上越来越现出惊讶的神色，萧青峰道：“怎么？他真的肚痛吗？”唐经天忽然骈起双指，倏地向江南胸口的“璇玑穴”点去，这是人身死穴之一，萧青峰大骇，心道：“他纵多嘴，招惹了你，也不至于死呀！”但唐经天出手如电，萧青峰哪能拦阻？

只听得江南嘻嘻一笑，叫道：“好痒，好痒！我最怕痒，唐相公，我不和你闹。”唐经天道：“肚子还痛不痛？”江南道：“咦，奇怪，一痒就不痛了。”唐经天微微一笑，伸出双指，轻轻在他肩上一弹，萧青峰站在旁边，看得真切，这正是“通海穴”的所在，按

摩这个地方，可以舒筋活血，平时武林中人，若被敌人点了其他穴道，一时不知道解穴之法，就请人点他的“通海穴”，使血脉流通，纵不能解，亦可延长时刻，所以点这个穴道，只有益，绝无害。不料唐经天只是那么轻轻地一弹，江南又捧腹叫道：“哎哟，好痛，好痛！”唐经天急忙伸指，又在他小腹上的“志堂穴”一戳，这“志堂穴”也是上身九处死穴之一，萧青峰又吃一惊，只听得江南又叫道：“咦，唐相公你是怎么弄的，我又不痛了。”唐经天道：“痒不痒？”江南道：“不痒，只是有点麻木。”唐经天哈哈一笑，道：“是了，不是我作弄你，这是你师父作弄你的。”

萧青峰大奇，问道：“怎么？是那个老道士做的手脚么？看他如此武功，如此身份，既然亲口答允了江南，让他出去，永不追究，怎么又要作弄他？”唐经天微微一笑道：“说起来也算不得是捉弄，可能还是江南的好造化呢。”萧青峰诧道：“此话怎说？”

唐经天沉吟半晌，忽然问道：“萧先生，你说那个想与冒老前辈为难的崆峒派奇人，你可知道他的名字，住在何方吗？”萧青峰道：“就是不知呀，若然知道，我早就禀告冒大侠了，何须四处打听。”唐经天道：“我在天山之时，曾听父亲和姨父谈论，说是崆峒古传有一种练功之法，可以将经脉的运行打乱，以逆为正，以正为逆。所以点了死穴反而无事。但这种功夫，必须终生不断地练，一间断就于人有害。而且即算终生苦练，也难保不会走火入魔。所以后来少人肯练，这种功夫就失传了。”萧青峰道：“如此说来，莫非那老道士教江南所练的，就是这种功夫吗？”唐经天道：“我看多半是了。”萧青峰道：“那么，江南如今与他虽然绝了师徒之份，岂非也要终生练他这种功夫？”

唐经天道：“江南只在他门下七天，学的不过是最初步的功夫。这种功夫也是要讲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非得师父传授，他哪能继续练功？不过，好在时日还浅，发作起来，也不过是肚痛、骨痛、腰酸、脚软而已，若然时日深了，发作起来，不死也成残废。所以在数百年前，崆峒派中，凡是练这种功夫的，都不敢离开师门。”萧青峰道：“如此说来，江南岂不是要重回那古怪的林子里，一生伴那个老妖道？”江南叫道：“我死也不去，那老妖道不打死

我，我闷也闷死了。唐相公，你得替我想办法呀，我不去，不去！”

唐经天笑道：“不去也行，那你得长年四季，每天肚痛一个时辰。”江南叫道：“不，我最怕肚痛，肚痛就吃不得东西，那多糟糕。唐相公，你一定会治，你替我治了，说什么我也答应。”唐经天笑道：“那么我给你治了，以后你不许再多嘴。”江南叫道：“成，成！你给我治了，以后别人问我一句，我只答半句。”

唐经天禁不住“噗嗤”一笑，对萧青峰道：“所以我说这是江南的造化了。当日我父亲和姨父谈论，你知道我姨父曾得傅青主所遗下的医书，精于医理，在傅青主的医书中，也曾谈到这种练功之害，据说要免此害，只有练正派的最上乘内功，把五脏六腑都练得百邪不侵，那自然没事了。所以我只好传授江南一点我派内功的窍要了。”江南大喜道：“好呀，我给你磕头，叫你做师父。”说了就做，跪下磕头。

唐经天轻轻一拦，江南全身挺直，跪不下去，唐经天笑道：“我才不要你这个多嘴的徒弟呢！”江南道：“哎哟，我早说过不多嘴了。”唐经天正容说道：“再说，我天山派收徒最严，我年纪又轻，你要拜我为师，那是万万不可。而且，我只传你一些内功的诀窍，亦并非全教，其他剑诀拳技等更一概不传，你不能算是天山弟子。”萧青峰笑道：“江南，得到天山派的内功诀窍，那已经是毕生异数，你尚未知足，想得陇望蜀吗？”江南道：“哎哟，原来拜师父还有这么些讲究，我只是过意不去，所以才想拜师父罢了，你既不要我做徒弟，那更好，我少得一个人管。”唐经天道：“瞧，你又多嘴了。”江南道：“好，不说，不说！你给我治了，我连多谢也不说。”

唐经天甚是欢喜江南，先给他吃了两颗用天山雪莲合成的碧灵丹，增长他的真元之气，然后授他的内功窍要。江南自己还不知道，他这一下可是受益非浅，既有了崆峒派古传奇功的底子，不怕人点穴，又得了天山的内功心法，自此功力大增，日后竟成为武林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唐经天为了传授江南的内功，三日来只行了百多里路，还算江南聪明，第四日已心领神会，尽得所传。唐经天遂和江南分手。

峨嵋天下秀

九八五序十一月盡詞和全乞書著作
按重于唐世嘉慶間時時味之而居◎

據重于廣世嘉慶間時味高居○



……苍松交道，怪石嶙峋，瀑布飞悬挂，
流泉幽冷，“峨眉天下秀”，果然名不虚
传，……

江南东下重庆，准备从重庆乘船出三峡，自武汉取道上京送信；唐经天和萧青峰夫妇往川南，准备上峨嵋山拜会冒川生。他们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峨嵋山已经在望。越近峨嵋，唐经天越是情思缭乱，想起即可见到冰川天女，自是衷心欢喜；但想起那“疯丐”和她一起，见了之后，不知如何？又不禁黯然。

冒川生和峨嵋山金光寺的长老是方外至交，所以二十多年来，都借居在金光寺里，这次的“开山结缘”也在金光寺举行。金光寺建在峨嵋的最高处——金顶，唐经天等人赶到之时，已经是盛会的前夕了。

峨嵋是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其余三处是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和山西的五台山。）纵横四百余里，山势既雄伟而又秀丽，远远望去，就像两道清秀的浓眉，峨嵋便是由此得名的。唐经天等一行三人，晨早登山，但见苍松交道，怪石嶙峋，瀑布飞悬，流泉幽冷，“峨嵋天下秀”，果然名不虚传，唐经天虽是满怀心事，至此亦觉胸襟一爽。

山径上，树林中，时不时见有三五成群的背影，那自然是来朝山听讲的各方人物了。唐经天一向僻处天山，未曾到过中原，萧青峰亦隐居在西藏十有余年，音容已改，那些江湖人物无一认识他们。只当他们也是来向冒川生请益的后辈。

唐经天等三人都具有一身上好的轻功，中午时分，便到了峨嵋的最高处“金顶”。从金顶眺望四周，但见峰峦叠叠，云烟四起，端的是变化万千，不可名状。金光寺建在山巅，就像隐藏在云烟之间。唐经天和萧青峰夫妇，进入寺门，有个知客僧前来迎接，唐经天问道：“冒大侠精神好么，烦你替我们禀报一声，说是有他的子侄辈求见。”知客僧看了他们一眼，合十微笑，说道：“冒大侠已入定三日，我不便去惊动他。反正明儿你们便可见到，也不必多礼了。”那知客僧也是一点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只当他们是少年后辈。须知以冒川生的身份，来此朝山听讲之人，十有八九都认是他的“子侄辈”，也有不少希冀能单独会见冒川生的，若然来者不拒，冒川生哪见得许多，故此莫说冒川生真是入定，即算不是入定，知客僧也不会替他们引见的。知客僧将他们安置在两间僧房内，便又忙

着招待其他有头面的人物了。

冒川生是武当派名宿，来听讲“结缘”的人自是以武当派的为最多，他们不知从哪儿听来的风声，也隐约知道今年可能有人捣乱，都在三三五五的谈论。有的说若然要冒川生亲自出手，那就是武当派的奇耻大辱了，有的说武当剑法，威震四海，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也不足当我们后辈的一击，还有谁敢来捣乱，敢情这根本就是谣言。唐经天听在耳中，暗暗好笑，却也暗暗担心。是夜，唐经天闭目调神，做了一个时辰的内功功课，到了中夜，推窗一看，只见月华如练，外面山头，忽然看见如萤光般的点点火光，由少而多，冉冉升起，飘忽不定，与天空中的星月之光相互辉映。

这是峨嵋山特有的奇景，佛教人士称为“圣灯”，每当天气晴朗的晚上，便有点点萤光出现，越聚越多，恍如在空中飘浮的万点灯光，故此称为“圣灯”，其实乃是因为峨嵋山特多磷矿，所谓“圣灯”，实际就是山中的磷光。

金光寺寺规最严，又当法会宏开的前夕，气氛肃穆，寺中的僧众与各方来的客人合计有数百人之多，却无一点声响。唐经天中夜无眠，凭窗遥望，心中想道：“此间一片宁静和平，若然真个有人捣乱，可是大煞风景。”随即想起石林中那个黄石道人，不知他是否就是萧青峰所说的那个崆峒奇士，若然是他，自己一人可难对付；忽地又想起了冰川天女，若然与她联手应敌，那么就是对付比黄石道人更强的敌人，亦不足为虑了。想到此处，脑海中忽地又浮起金世遗那嬉皮笑脸的无赖神气，冰川天女却会偏偏跟他一起，实是令人难解。越想情思越乱，心中郁郁不乐，遂披衣而起，想到隔房找萧青峰夫妇夜话，哪知萧青峰夫妇已不知何往。

原来萧青峰此时也是情思如潮，他这次是第二次参加冒川生的“结缘”盛会，想起上次在盛会的前夕，闹出了谢云真与雷震子比剑之事，自己无缘无故地被卷入漩涡，以至与雷震子他们结了大仇，远避西藏，几乎老死异乡，而今屈指数来，又将近二十年了。幸而去年在冰峰之上，与雷震子解了前仇，万里归来，又做了新郎，而今再到峨嵋，重参盛会，心中自是无限感慨。萧青峰的妻子自然知道丈夫的心意，一时兴起，便要丈夫带她到当年比剑的地方一看。

同样是盛会的前夕，只是那一晚星月无光，今晚却是银河明净，夜空皎洁，更加上空中飘浮的万点“圣灯”，半里之内的景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萧青峰指点当年比剑的所在，将那一晚惊险的情事，和妻子细说。这些事情他早已说过不知多少遍了，但如今身处其地，听起来就更加真切。

吴绛仙微微笑道：“那夺命仙子谢云真现在不知何往，你还思念她么？”萧青峰道：“谢云真手底狠辣，但却是个够交情的朋友，对好朋友谁都会思念的。”吴绛仙道：“就是这样么？”萧青峰续道：“我还非常地感谢她，原来她比我更知道你。”吴绛仙道：“怎么？”萧青峰道：“她说你是个温柔贤惠的好女子。现在我又知道，你还是个最善于体贴丈夫的妻子。可惜我是个笨驴，要是我二十年前已知道你的情意，我就不会跑到西藏去挨那十年之苦了。”话中充满蜜意柔情，他是真实地感到妻子比谢云真好得多，世上有她那样谅解丈夫体贴丈夫的可真难得。吴绛仙微笑道：“我可真想见谢云真一面。”萧青峰道：“她和铁拐仙现在不知是否还在西藏，怎能见她？”说话之间偶然一瞥，忽见远处野花丛中，隐约露出一个少妇的面孔。

那少妇转了个身，原来她还背着一个婴孩，大约是野花的枝叶拂着了婴孩酣睡的面孔，“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刹那间萧青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吴绛仙道：“咦，她是谁？”“谢云真”三字险险就要从萧青峰口中叫出，忽听得有人叫道：“小妖妇，你居然还有胆量上峨嵋山？”“哈，你当我们认不得了你了？再过二十年，你死了变灰我们还记得你！”“我们倒要见识见识夺命仙子究竟是怎样追人的魂、夺人的命？”声势汹汹，刹那之间，便来了四名黑衣道士，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柄闪闪发光的长剑，在离开谢云真十余丈远的地方，分站在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将她围住。

萧青峰暗暗叹了口气，人世间的冤仇，有时真是结得莫名其妙，看这光景，分明是这几个道士还记着二十年前谢云真刺伤了雷震子的那一场仇恨，其实那时的雷震子骄妄自大，设下陷阱，暗算伤人等等事情，他的同门兄弟又有几人知道？萧青峰本想出去劝解，但转念一想，自己也是当日闯下祸事的人，若然露面，表明身

份，只恐又要卷入漩涡，且先看看谢云真如何应付，再作打算，于是将新婚的妻子一拉，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若依谢云真二十年前的脾气，哪容得这班道士喝骂，只怕早已拔剑动手，如今经过了廿多年来的飘荡江湖，火气收敛了不少，只见她拍了拍背上的婴儿，淡淡说道：“冒大侠借峨嵋山开山结缘，各家各派，来者不拒，我本来就是峨嵋派的人，怎么反而来不得了？”站在东角的道士冷笑道：“冒大侠是我们武当派的长辈，你伤了我们的大师兄雷震子，弄得他而今不知下落，你还有脸皮听冒大侠的讲座吗？”西角的道士也冷笑道：“雷震子也遭了你的辣手，你还屑于学我们武当派的这点微末功夫吗？”萧青峰听了，暗暗叹息，想武当一派，在明代中叶盛极一时，其后由盛而衰，后来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桂仲明得了达摩剑法，武当派方始声威重振。如今桂仲明的儿子冒川生（注：冒川生是跟母亲冒浣莲的姓。）虽然是一代武学大师，足以继承乃父，但不理琐事；武当的掌门，武功虽好，为人庸碌，门下师兄弟辈都不怕他，以致又像百余年前一样，虽是名闻天下的正宗大派，但却是有实学者少，骄妄者多了。

谢云真听他们提起雷震子，微微一笑，说道：“雷震子虽然受了点伤，却是得益不少。”那四个道士轰然大怒，喝道：“小妖妇辣手伤人，还说风凉话儿！”谢云真本想把雷震子在冰峰上的事情说出，见他们如此，故意不说，却仰天叹道：“可惜呀！可惜！”那四个道士同声叫道：“可惜什么？”

只见谢云真拍拍背上的婴孩，道：“小宝宝，不要慌，不要怕，这几个牛鼻子野道士算不了什么。”那孩子也真奇怪，刚才穿过花丛，被花枝拂了一下，哭出声来，如今见那四个道士亮出光芒闪闪的长剑，反而觉得好玩，两只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抓呀抓的，还发出嘻嘻的笑声呢。谢云真续道：“可惜冒老前辈本是一代宗师，武林中人人钦仰，推为领袖，而你们却只把他当作武当派的长老，这岂不反而贬损了他的威望？呀，我真为他可惜，武当派出了你们这几个不成器的蠢物！”

那几个道士乃是武当山本宗弟子，技艺得自冒川生的二弟石广生亲授，石广生十几年前已经逝世，这几个道士在武当山本宗中，